

在“发展”之外，书写新的历史的可能性： 韩国殖民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方向

梁 知惠（东北亚历史财团）

原文为韩语，翻译：金丹实

<摘要>

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在日益加剧，历史学面临根本性叩问。在燃烧的垃圾山和极端的两极分化面前，“发展”这一浪漫寓言失去了说服力。时代要求历史学家思考全新的问题。那便是：超越“发展”逻辑进行新的历史书写是可能的吗？这篇发言拟通过梳理从2000年代到现在韩国开展的殖民地时期经济史研究，力求探索超越“发展”的新型历史书写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在2000年前后的时间点，韩国知识界围绕着殖民地掠夺论、殖民地近代化论、殖民地近代性论等重要争议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对于殖民地近代化论的分析，正统史学界在2000年前后这轮争鸣达到高潮时做了总结，算是尘埃落定；对此后20多年的相关讨论，则认为不过是些微观的、细分的和碎片化的东西，故没有予以充分分析。本文聚焦于2011年福岛冲击发生后以及近来“人类纪”言说的延长线上出现的、试图摆脱“发展”这一向心点的崭新论点。

1.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家好。我叫梁智慧。承蒙邀请参会，十分感念。我觉得这个讲台不是来宣读新论文的地方，大家共聚一堂是为了生产新的“历史叙事”，所以我准备用口语写这篇发言稿而不用书面语。

“关于二十世纪战争·殖民统治与和解的历史叙事”，面对这个沉甸甸的主题，我首先想提出2011. 3. 11这七个数字。这是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日子。我想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这个日子可能是铭刻在记忆里的特殊的一天。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说可以给学者赋予某种代际特征的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以后的一代学者。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十几年来，我和韩国的同代学者在这场悲剧面前分享了怎样一些思考。

2. “三·一一”与人类纪，以及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在东亚各国，2021年曾是怎样一个年份呢，我有些好奇。这一年时值“三·一一”十周年，但是事件本身在韩国的知识场域几乎完全被淡忘。据韩国最大的科研搜索引擎Riss.kr统计，该年在韩国问世的有关东日本大地震的研究论文竟不到五篇。与此相反，对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关切，以“人类纪(Anthropocene)”这个新词为中心，开始迅速扩散。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成了这个概念浮出的契机，它在韩国社会已然是媒体、出版、学术等所有知识场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关键词之一。

而这些年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面对“经济”与“发展”这对共同分母，还算做到了与这忘却与热炒的浪潮起伏保持了一定距离。我试着围绕几个基点，粗略划分一下其演进脉络：

首先是一九九零年代以前，“殖民地掠夺论”和“殖民地近代化论”分庭抗礼。¹ 解放后提出的“掠夺论”，强调要摆脱殖民史学，早期研究将重点放在了日本帝国主义动用强权剥夺土地和粮食。这一派论者认为日帝是“强取豪夺”，而这种“原始掠夺论”到了后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转而变成“结构性掠夺论”。这种主张认为：日本的确是通过资本主义化推动了开发，但开发的目的在于掠夺朝鲜半岛的土地、大米、地下资源、劳动力等。与此同时，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以经济学家为中心，学界出现了强调殖民统治下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正面效应的视角。这就是被冠以“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持此论者认为：日本通过铁道、港口等社会间接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朝鲜人资本家和工人都实现了各自的发展；而到后来，这些设施和人力资源(man power)成为殖民地遗产，对解放后的韩国实现高速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掠夺论”和“近代化论”的这种二项对立结构，随着二〇〇〇年以后“殖民地近代性理论”的登场迎来了新局面。近代性论将锋芒主要指向此前的讨论将“近代”视为“善”的

¹ 解放后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总结参考如下：鄭泰憲，《韩国的殖民地现代反思》，先仁，2007年；李承一等，《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殖民地现代性》，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朴灿升，《21世纪韩国历史学的进程》，汉阳大学出版社，2019年；特别是对于在殖民地统治下展开的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规划，即“朝鲜工业化”的最新研究总结参考如下：柳相允，《韩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所呈现的历史图景》，《经济史学》，2013年55期；裴碩萬，《日帝强占时期工业史研究的争点与课题》，《历史与世界》，2015年48期；裴成俊，《韩国近代工业史1876-1945》，蔚藍历史，2022年。

问题。此后，涌现出跳脱“近代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宏观叙事的种种多样化研究成果。²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中，出现一些超越“抵抗”和“合作”间非此即彼式对立的角度、考察上水道、电力等社会间接资本开发领域中跨民族合作的个案研究，引起注目。³

3. 越过发展逻辑:生态-环境史路径

试图记住东日本大地震这一分岔口后某种“觉醒”的行动，在此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审视“发展”与“增长”的多种尝试，也在这一脉络的隙缝初露端倪。这些学者的研究，被一方斥为“掠夺论”改头换面登场，同时被另一方指为后现代主义以来的“碎片化”流弊；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类研究的具体样貌进行系统梳理。而且中国和日本的学界（包括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在公害史或环境史研究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准，相比之下韩国的情况是环境史视角和路径依然没能获得充分的学术发言权。因此，我准备向各位介绍近年在韩国面世的论文中对发展与增长持批判立场的、将生态与经济挂钩的历史研究(ecology-economy history)呈现的特征及相关案例，从最基础的部分入手开启讨论。

〈表格〉传统的经济史与生态经济史的比较

区分	传统的经济史	生态-经济史
对开发的定义	源于竞争欲望的、自然生成的概念	出于统治需要制造的历史性概念
分析的对象	以专家(官僚·企业·知识阶层)为中心	包括利害关系方(社区居民·劳动者等)在内
人的概念	孤立的个人	多重规模的关系网中的个人
研究的方向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研究方法	货币化指标·数量分析	物理的·生物学的指标，去指标·定性

² 关于殖民地近代性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请参考《(对谈)殖民地近代性理论的历史与现在》，《历史批判》136期，2021年。

³ 参考了收录于尹海东编著《殖民地的公共性：实体与隐喻之间的距离》的研究成果。与书同行，2013年出版。

		分析
	以经济学为中心	跨学科
追求	效率与增长·分配·福利的最优化	可持续性与满足需要
评价	分析投入产出比	多维度的评估价值
理念	注重增长，功利主义，功能主义	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
论点	经济增长路径	经济增长的多面性

※ 出处：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bert Potter et al., *Geographies of Development*, Prentice Hall, 1999.; 吉尔伯尔·李斯特, 申海京译, 《以为发展能永恒持续的幻想》, 春日之书, 2013.; 金炳权, 《考虑气候的经济学》, 良善书店, 2023.

众所周知，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起源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学”。第二次大战以后“近代化理论”的出台成为契机，使其演变成全球范围的围绕经济增长的讨论。但是历经1960~70年代的过程中，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成为重要讨论议题；到了1990年代以后，全球规模的能源·气候·环境·金融危机使得脱离经济增长一边倒的单向路径、并对此进行反思的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逐渐扩大影响。我在这篇发言中介绍的几个历史研究案例，从学问上讲可以说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摆脱了传统经济史默认“开发”为人人趋之若鹜的本质诉求这一套路，将“开发”还原为具历史意味的构成因素。人类的本性中除了追求发展的欲望，还有包括协同、互动性等在内的诸多要素；重视经济增长的“开发”概念滥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冷战时期的体制竞争，是为统治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这就是这些学者的主张。

从这一观点出发，逐渐将分析对象从传统的精英阶层扩大到社区民众、工人这样的“开发”利益相关方。关于人的概念也同样，如果说传统的经济史将人定义为计算利害关系的孤立的个人，那么在批判性研究脉络中，人被定义为处于世界、国家、区域、社区、家庭等多重规模的细密关系网之中而被关系规定的存在。

分析方法也是同样。传统经济史设定了GDP·GNP这类货币指标，重视以此推算的数量分析，而上述批判性视角则在排列优先顺序时把无法换算成货币指标的物理的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指标、指标中心的路径以外的质量因素放在最上位。通过这一点，不同于着力发现高效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研究，另辟蹊径的这类研究寻求的是各开发现场固有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空间、生态特点的总和，将重点放在了分析其独特性。换言之，关注经济增长成

果的同时，也要揭示在增长过程中转嫁给特定空间·阶层·环境的不平等和损害，通过它反思经济增长中心的发展思路，并创造能取代它的新模式，是这些人的认识。

4. 殖民地朝鲜的生态-经济史：几个案例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立足这样的观点，从生态-经济史路径分析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开发的若干个案。

(1) 开发与“无知”导致的悲剧



〈照片1〉朝鲜工厂的温泉池



〈照片2〉蜂拥至下水道治病的民众

※ 出处：〈照片1〉由成田洁英拍摄(1958)，《王子造纸厂厂史》3，〈照片2〉为《朝鲜日报》1933年8月29日报道；姜正元，《日本统治时期纸浆造纸产业的扩张与“开发带来的灾难”——以王子造纸厂为中心》，《海港城市文化交涉学》28期，2023年。

上面的照片收录在2023年发表的姜正元的论文中，⁴我们可以看到民众误以为王子造纸厂的废水和温泉一样是“包治百病的水”而涌到废水排出的下水道口的情形。废水中含有为了溶解原木投放的硫磺、氢氧化钠及其他有毒物质。然而当蒸过木材的废水像沸腾的“温泉”

⁴ 姜正元，《日本统治时期纸浆造纸产业的扩张与“开发的灾难”——以王子造纸为中心》，《海港城市文化交涉学》28期，2023年

那样排放出来后,不知其有毒有害的民众还是把它误认作治病神水。据这篇论文,王子造纸厂很早从1911年起便在日本大陆多次遭渔民抗议,向居民支付慰问金或者被送上法庭。但是在朝鲜,只“因为这是朝鲜”而认为他们不用“费大劲儿”不顾“麻烦”对废液进行处理。殖民地民众对公害的无知,在无知状态下将污染水从头到脚浇自己身上的这一悲剧场面,让我们再次深思当年的“开发”对殖民地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企业明知废水的危险性和有害性,却以殖民地“没有管制规定”为由,通过肆意排放污染水谋取经济利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殖民地经济结构十分极端的断面。

(2) 开发与灾难

另一方面,对开发的浪漫构想导致的悲剧开展的研究也不妨关注。那就是我本人关于日本统治时期朝鲜大型水坝开发和在北部山林地带营建开拓村的个案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力开发项目案例。⁵ 正如下面引用的漫评所描写,在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企业在朝鲜北部即现在的北朝鲜地区,使用了叫做“流域变更式技术”的最新工法,接二连三建造大型水库。被称为“朝鲜工业化”的重工业化的动力就在此基础上形成。此前的同类研究注目的是电力和重工业化发展这一“生产力增长指标”。但是本研究注意到,自从大坝建成以来,当地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动;在这个过程中,马马虎虎建造的堤坝坍塌掉、春季频繁发生饥荒、夏季不断发生洪灾。当时,日本本土的情形是,在企业开发水力电力之际,政府强行征收水利权使用费,同时推进河川整建项目;但是在朝鲜,却免征企业的这些费用。与前面提到的王子造纸厂案例一样,这也是“殖民地监管空白”的问题。这个个案分析反证了“发展”本身对当地社区来说无异乎一场巨大灾难。

⁵ 梁智慧,《日本统治下大型水坝建设和“开发带来的灾难”:以日本窒素(氮肥公司)赴战江水力发电站建设案例为中心》。《韩国文化》,89,2020.

① 火力发电的开发与费用



② 发展火力发电与水力发电



③ 发展水力发电，当地民众索赔



④ 日本窒素（氮肥公司）进入朝鲜



⑤ 原文(摘录)

- 朝鲜的员工：我觉得比什么都划算的，首先是水利权白给。
- 日本的员工：如果是在内地（日本本土），卖得贵，价格也定得高，投入了庞大资本嘛。
- 朝鲜的员工：这边不存在这个问题，首先，没有水利权收购费这项庞大支出。第二，邻近地区（原文是沿线町村-引用者）异议少。
- 日本的员工：什么意思？
- 朝鲜的员工：哎，水利、灌溉必然影响周边地区，会带来这样那样的不便吧。通常是因为这个费不少时间和费用，被讹的赔偿费不是小数目。
- 日本的员工：说得对。

※ 出处：下村海南，1929年，さし潮ひき汐（潮涨潮落），日本评论社，第155-164页。

※ 备注：实际用来做插图的画和下方对话不是逐一对应的，所以本文使用四帧插图(①~④)，摘录了部分主要的对话内容(⑤)。每幅插图的编号和标题由笔者标注。

接下来,我们看看朝鲜总督府和多家企业在朝鲜北部森林地带推行的开拓村项目。⁶ 总督府和参与这一项目的企业的构想是:将日本帝国内的过剩人口尤其是将朝鲜半岛内刀耕火种的火田民、贫农、灾民、开发难民等移居到朝鲜北部山林地区,解决人口问题的同时,开辟出又一片肥沃的土地。这些策划者们宣传:他们在北海道等日本帝国内引进最新高海拔农学技术和种子,与此同时扩充商品流通网,因而定能在开拓村实现科学·效益·发展。于是,许多火田民、贫农、灾民等流入包括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在内的多个地区的森林。然而贫瘠的高海拔地区的土壤和极端气候不断地带来损失,这个项目终告全面失败。其结果是这些地区因饥荒源源不断饿死人,总督府不得不转换政策,不再把“开拓村”这个定居型农村视为目标,而是通过引导人们进入各种建设工地的劳动移民政策来吸收贫民人口。这个事件是殖民者在不了解具体开发现场的情况下推行开发政策,终究酿成另一种灾难的典型案例。

(3) 战争时期的暴动

接下来,看一下中日战争后战时下的情形。2014年发表的加藤圭木的研究论文介绍了1938年黄海道凤山郡民众反抗浅野水泥厂的居民运动事例。⁷

据此文介绍,民众深为浅野水泥厂排放的煤烟和石粉所苦,多次要求厂方采取“安装防尘设备”等公害对策。他们主张“像浅野水泥厂这样在全国各地有无数工厂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不安装防尘设备会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这起码的常识”。事实上,浅野水泥厂很早就在日本本土引发公害问题,曾被起诉和进行相应赔偿。可见殖民地朝鲜的民众也是一阵见血直击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始终不见地方当局的管制措施和水泥厂方面的对策出台。这篇文章重点关注愤怒的当地民众200~300人袭击工厂破坏设备的事件。如果说此前研究都是注视中日战争之后朝鲜半岛的重工业化本身,聚焦“殖民地工业投资”的一面,这篇文章则说明了急剧的军工产业化和它带来的副作用表现为民众的“暴力”和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这个事件因“暴力”而不是“公害”本身引起了关注,公害终究没能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事件不了了之。

“如果想在这样的大企业附近生活,你难道不是应该先做好吸煤烟的心理准备的吗?”

当时水泥厂方面负责人留下的这句话让我们不禁陷入沉思:我们该如何评价战争时期殖民地朝鲜的工业化?

⁶ 梁智慧,《桌上的乌托邦: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北部开拓村的建设和失败》,《士林》,81,2022。

⁷ 加藤圭木,《朝鲜殖民地支配与公害--战时期黄海道凤山郡为中心》,《史海》61,2014。

(4) 公害，殖民地遗产？

这种叩问也可以指向如何看待解放后殖民地留下的遗产的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殖民地遗产主要指的是铁路、港口等物质遗产或殖民地培植的技术和工人等人力资源的遗产。⁸ 但是最近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向外输出公害的问题。⁹ 这些研究共同指出了以下引人瞩目的问题：1970年代重化学工业化以后，骄人的经济增长使得韩国为实现其速度战方式的经济增长制造公害（农药等各种）、向韩半岛东南沿海（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这一海岸地带是1970年基于矢津构想建设的）工业地带转嫁或者说转移产业公害污染，还有一点就是以“援助”或“投资”之名始于日本帝国历史的物资、知识、技术的亚洲内部网络（intra-Asian network）在20世纪70年代复活。¹⁰ 真正的殖民地遗产是什么呢？这些论文的主张是：殖民地时期盲目开采后没再规范管理而废弃至今的很多矿山，¹¹ 饱受公害之苦罹患疾病的人们，才是从殖民地传下来的“迟缓的暴力”和“未经清算的殖民地遗产”。

¹²

⁸ 关于相关论争，请参考许秀烈的《工业化遗产 第11章》，《殖民地遗产，国家形成，韩国民主主义》2，书世界，2012年；李大根的《归属财产研究》，此林，2015年。

⁹ 申在俊，《1970年前后的公害日常化与环境圈认识的种子》，《历史问题研究》45,2021；高泰宇，「1970年代韩国公害状况与灾难认识」，《概念和沟通》28,2021；Lee Seulgi，《以农药为中心看绿色革命：1970年代增产和公害背后的农药中毒》，《韩国科学史学会会志》，43-1，2021；KANG Yeonsil, “Transnational Hazard: A History of Asbestos in South Korea, 1938-1993”,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3-2, 2021；梁智慧，1970年代韩日之间“发展”和“环境”交织相扣的政治：以重化学工业化转型和日本公害产业的输入为中心。（forthcoming）。

¹⁰ 关于解放后日本以东亚为对象实施的ODA项目和日本殖民统治·占领时期对东亚“经济/环境”支配的连续性，请参考

Aaron Moore, *Constructing East Asia: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Empire in Japan's Wartime Era, 1931-1945*, Stanford Univ Press, 2013; Mizuno, Hiromi, et al., eds. *Engineering Asia: Technology,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War Order*.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David Fedman, *Seeds of Control: Japan's Empire of Forestry in Colonial Kore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¹¹ 梁智慧，《近现代韩国的矿业开发与叫做“公害”的慢暴力》，《历史批评》，第134，2021。

¹² 梁智慧，《在“开发”极限的界线上：影子人言说中的“开发”和“对开发的超越”，《开创明天的历史》，79，2020。

5. 超越发展的历史学，其局限与潜力

韩国依旧是“经济增长优先”思想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2015年朴槿惠政权时期的国定教科书（国家统编教材）风波、¹³ 2019年《反日宗族主义》一书出版后历史否定论¹⁴的全线反弹，现实政治和学问处于对峙状态的情况迄今仍在持续。韩国近现代史在这此过程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冲突对象，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注定了它极容易被还原到“（左右）阵营逻辑”的框架内。

尽管如此，穿越2011年这一分水岭之后，新的历史图景正逐渐呈现，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瞩目这一点。这是全新的历史观：认识到世界不再是人们生存的“手段”，而是人们比邻而居生活的“场所”；不再有货币能测量万物的自信，而且清晰地认知万物有膨胀也有极限。这些学者的尝试蕴藏着许多可能性，同时也有其局限性。我想借这个机会诚恳地请求大家分享各位的智慧，帮助我们这些人进一步扩展研究，以取得有意味的成果。 /完/

■ 梁知惠 (YANG, Jihye)

2021年，汉阳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系博士毕业。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委员。韩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生态环境史专业。

主要著作：殖民地时期日本窒素在朝鲜推进的水力发电站建设和“开发难民”问题，日韩相互认识9，2019。A Locked City: The Japanese Company Nitchitsu's Building of Hŭngnam, Seoul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8, 2022. Competing Memories of Mega-Dam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Korea: From Science to Disaster, Acta Koreana, 25-2, 2022.

¹³ 始于以极右学者为中心指摘现有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有左倾化倾向；2015年当时朴槿惠政府指示“要编制均衡而正确的教科书”，决定历史教科书将采用单一的全国统编教材（国定教科书）后正式引发讨论和抵制。随着2016年12月9日朴槿惠总统被勒令停止职务，丧失其动力。这是政治对历史教育施压的象征性事件，各界倍感忧虑。

¹⁴ 这是全面否定日军“慰安妇”和战时朝鲜人强征劳工存在的历史观，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研究所、韩国的落星台经济研究所、美国的马克拉姆齐尔（John Mark Ramseyer）等跨越国界主导者？一唱一和。